

忘我

人舍我

无我

胡歌肺腑之言引发热议
上戏开学典礼上

海派芭蕾打造又一部精品

“红星”耀羊城

本报讯 (记者 朱渊)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伴着《红星歌》的旋律,虎头虎脑、聪明机智的潘冬子已然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踏上了革命新征途,而台下被“红星”鼓舞过的人们也仿佛瞬间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前、昨两晚,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广州大剧院连演两场。这是该剧自首演后二度亮相羊城舞台,观众席里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放学后匆匆赶来的“红领巾”,有人在潘冬子的昂首阔步中看到青春,也有人在义无反顾的奔赴中感受信念。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首演于

2018年10月,是上芭人对改革开放40年的献礼。和人们熟悉的那个“红星”故事不同,芭蕾舞剧版从成年的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行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记忆相交织,令他更加坚定了信仰,那就是为救起更多的母亲、守护更多的家庭而英勇奋战到底。编导赵明力求以浪漫主义手法实现淳朴刚毅的中国军人形象和经典芭蕾舞的契合。

此番南下,上芭派出全明星阵容,饰演潘冬子的首席主要演员吴虎生,将自己扎到泥土里炼成一名战士,匍匐、下蹲、倒地……为了能练成标准的军姿,在作品创排的那个

近期,国家正在重拳整治文娱领域乱象,而作为未来艺术人才的摇篮,艺术院校也发出声音,呼吁学子端正理想和志向。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演员胡歌作为校友,为学弟学妹送上三句话(见左图),第一句话便是:“上海戏剧学院是培养艺术家的地方,而不是培养明星和偶像的梦工厂。”

倡议

“过来人”胡歌的话,台下的学生们听进了心里。2021级戏剧影视表演班新生黄御庭暗暗将“至善至美”作为他从今往后“永恒为之努力的目标”。“胡歌师兄的三句话,还有跨越无数岁月而来的校训,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而我正是苦寻方向的年轻人。我朦胧不清的艺术心灵好像渐渐清晰,显现出它的轮廓——正如校歌中所唱,‘我们是人类灵魂的青年工匠’。”

开学典礼上,四位新生代表上海戏剧学院全体学生发出倡议:“作为上戏人,我们坚决抵制违法失德艺人,坚决反对流量至上,坚决远离畸形审美,坚决杜绝‘饭圈’乱象。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德艺双馨、以德为先、求实求精、至善至美,努力成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听到学生们的话,上戏院长黄昌勇表示,上戏不少校友在艺术道路上大器晚成,成长历程稍微有些漫长,这反而更加历练了他们的淡定和在聚光灯下的冷静。这才是年轻艺术学子的榜样,也是上戏需要培养的人才。“艺术教育是要‘国之大者’,我们责任重于泰山!”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寄语

面对刚刚踏入艺术殿堂的学弟学妹,胡歌说:“在座的同学将来或许会成为编剧、导演、演员、舞台美术灯光设计等等,这些将会是你们的职业。你们将来会从事戏剧创作、影视创作,这将是你们的事业。但明星或偶像,仅仅是附加在职业上的光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将直接影响你未来几年学习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敬畏艺术、热爱艺术会让你的格局、审美、学习的目标、创作的初衷都随之改变。”

胡歌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并不是你们学习的榜样,应该是一个‘反面教材’。”2005年毕业于上戏的胡歌,在校读书期间就因拍戏占用大量时间,缺了一些课。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基本功不够扎实时,已“为时已晚”。至今,他仍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成熟的、有实力的演员。“在人的一生中,出名的机会、赚钱的机会会有很多,可是在最好的艺术殿堂里学习的机会只有一次。”他以自身为例,希望学弟学妹不要舍近求远,再走自己走过的弯路。

胡歌的第三句话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当回事,而要把你做的事情当回事。”胡歌说:“当你在创作时能做到忘我,当鲜花和掌声环绕时能做到舍我,当你作品的思想和精神被广泛传播时能做到无我,那你就是真正的艺术家。”反观近期被封杀的失德偶像,说到底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在“饭圈”粉丝无脑追捧下,他们无论多么差劲的作品都有人买单,于是高高在上,享受名利,甚至将道德、法律、民族尊严都不放在眼里,“翻车”自是必然。



马上评

说什么不重要 做什么才重要

□ 孙佳音

卫衣,牛仔裤,白球鞋,20年后,胡歌作为一个“过来人”回到母校,跟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讲了三句心里话,真实、真诚、真心。一夜间,从完整版的发言视频,到摘要版的“金句”集锦,走红社交网络。

但我想说,重要的,不是胡歌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胡歌做过什么。作为一个本地观众,我们见证了

了这个上海小团的成长,他从一个对舞台充满好奇和憧憬的中学生,到一个被鲜花和粉丝围绕的古装剧偶像明星,再到一个经历重大车祸,经历事业低谷后凭借一部又一部作品,涅槃重生,赢得观众掌声和行业尊重的演员。对于台下刚刚入学的新生,抑或是每一个对演艺行业抱有热情的年轻人,胡歌说了什么不重要,做了什么才重要。他对于创作的热情,对于名利的态度,他的每一部电影、电视、话剧作品,他的胜不骄败不馁,已经是一篇足够有料、有益的演讲稿。

采访这些年,遇到过很多好演员。对我来说,他们曾经在采访中跟我说过什么也不重要,他们做过什么才重要。比如孙俪,她的每一部成功的电视剧背后,是拍摄前一页页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的剧本,这才是成功的基石;比如,大银幕上从来游刃有余的张芝华,去年冬天参与本报“申声传情——2020抗疫专题节目”的音频录制,她为了更好地理解新闻故事,手抄了朗读文本,“稍微满意”的成品就交了三套;比如牛犇,哪怕在《大城大楼》里只有一两分钟的客串戏份,但在拍摄前一晚他还是悉心揣摩人物,打磨台词,还找出家里的一个“破袋子”,好让角色更贴近生活。

正是牛犇,用一辈子的勤勉和努力,诠释了自己总说的一句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 上芭《闪闪的红星》剧照
郭新洋 摄

最佳男舞者与最佳女舞者提名。

作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又一力作,《闪闪的红星》边演边改,常演常新。上芭团长辛丽丽说:“我们希望这不只是一部应景作品,而是想将它淬炼成一部可以常演常新的精品。就如同半个世纪来盛演不衰的《白毛女》,既是培养演员的磨刀石,也是舞台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芭蕾精品。”

当然,也有人会疑惑,这样的题材能否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而两晚演出出现场,观众用掌声回答了这个问题。诚如著名戏剧家罗怀臻说的那样:“题材或会有年代之分,信念却能超越时代永存。”

夏天,上芭特别聘请部队教官来给演员军训。广场上,烈日炎炎下是响亮的口号、整齐的军步。问吴虎生,从“王子”转换为“战士”,入戏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只要扛起枪、踏起正步,热血自然就沸腾起来,那种振奋和投入、人物情感的传达会自然而然地流露。”

首演至今,《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北京、南昌、杭州、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大城市上演近百场,收获无数掌声与肯定。今年6月,《闪闪的红星》在被誉为“芭蕾奥斯卡”的俄罗斯贝努瓦舞蹈奖评奖中崭露头角,编导赵明入围最佳编舞,吴虎生、范晓枫分别入围